

■ 出海新征程: 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二)

把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打造成对外开放新支点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徐策 中国经济信息网 张浩然

当前, 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正深度重塑全球产业版图,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跨越的关键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连接创新与实体经济的核心纽带, 不仅贯穿价值链各环节, 更是驱动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的核心支撑。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浪潮中,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出海、双向赋能, 既能筑牢产业根基、避免产业空心化, 又能构建“出海带动升级, 升级支撑出海”的良性循环, 真正把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打造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支点。

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强化双轮驱动、打造开放新支点的战略抓手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制造业高端化跃升的关键窗口期, 生产性服务业是将知识、人力、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导入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当前, 全球制造业竞争已超越单纯的总量比拼, 升级为产业生态与结构优势的竞争, 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与价值链位势, 已成为博弈的关键变量。

(一) 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产业演进与迈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

从全球产业演进的普遍规律看, 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全球化布局必然伴随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扩张与价值链升级。这一阶段, 产业附加值重心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权逐步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环节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环节转移, 形成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与治理体系, 是后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共性路径。

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演进脉络看, 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中国产业体系从“全球制造中心”迈向“全球制造+服务中心”的历史必然。当前, 我国正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被动承接者, 转向主动布局者与价值引领者, 客观要求生产性服务业跳出制造配套产业的定位, 升级为引领产业升级、驱动经济转型的核心力量。伴随中国企业出海从产品、产能出海向品牌、数智出海全面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也由基础配套、支撑保障, 迈向技术方案输出、产业链治理的核心引领地位, 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制造与服务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二) 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破解发展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纽带。对内, 通过全球服务网络布局, 打通高级生产要素跨境流动通道, 将全球创新资源导入国内产业体系, 赋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 畅通国内大循环; 对外, 与制造业产能出海深度协同, 构建制造与服务一体化输出模式, 补齐中资企业海外布局服务短板,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韧性, 畅通国际大循环。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破解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短板的关键举措。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 2025年逆差达8287.2亿元, 其核心症结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据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指数仅为-0.02,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 可扩大高附加值服务出口规模, 逐步扭转逆差局面, 提升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与话语权。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支撑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重要纽带。近年来, 我国企业出海加速, 2025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2455.8亿美元, 同比增长7.4%。中资企业对研发本地化适配、跨境供应链金融、国际合规咨询等全链条生产性服务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出海, 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化服务网络, 能够精准匹配中资企业海外经营的全场景需求, 提升全球资源整合与配置效率, 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提供坚实的服务支撑。

(三) 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应对全球竞争、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支撑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提升中国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核心路径。全球价值链竞争已从单一产品竞争升级为全链条产业生态系统竞争, 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价值链各增值环节, 直接决定全球价值链的权力结构与利润分配格局。通过系统输出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 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推动中国规则标准全球化输出的重要途径。生产性服务业是技术标准、行业规则的主要载体与传播者。通过检验检测认证、工业软件、工程咨询等服务出海, 可带动我国技术、管理、服务标准的国际化推广, 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治理中的话语权。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出海是构建中国全球化经

济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通过跨境金融、供应链物流、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体系化布局, 可从源头防范化解中资企业海外经营的金融波动、供应链断裂、知识产权侵权等各类风险, 全面提升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 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制造业高端化跃升的关键窗口期, 生产性服务业是将知识、人力、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导入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当前, 全球制造业竞争已超越单纯的总量比拼, 升级为产业生态与结构优势的竞争, 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与价值链位势, 已成为博弈的关键变量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的背景下, 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多元化重构全面加速, 生产性服务业的多个细分赛道正迎来爆发式增长, 打开巨大的增量市场空间,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已迎来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期

□“十五五”时期,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出海并深化其与制造业产能出海的体系化协同, 是我国打造对外开放新支点,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举措。为此, 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 多维度系统发力, 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 全面护航产业高质量出海

至2025年底, 中国企业建设的海外仓数量已超过2500个, 总面积突破3000万平方米。截至2026年5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万列, 发送货物值超5200亿美元,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 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业的加速出海, 为国内产业发展筑牢全球供应链支撑。一是破解我国产业链海外物流环节受制于国际巨头的痛点, 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与抗风险韧性。二是通过与国内制造业、商贸业出海的深度协同, 为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全链条的物流保障, 助力中国制造拓展全球市场。三是加速推动我国物流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体系的全球化输出, 提升我国在全球物流规则与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然而, 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业出海同样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约束。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局部航运危机频发, 导致国际物流价格波动剧烈, 供应链随时面临中断的风险。二是我国企业全球物流网络布局仍不完善, 全链条服务能力与国际头部企业相比仍存在差距, 在国际航空、航空货运等核心领域的市场份额依然偏低。三是各国海关、劳工、环保等方面的监管规则差异显著, 企业的本土化运营与跨境合规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四是全球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规则日趋严格, 物流数字化进程面临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壁垒。

(一)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海协同发力, 加速研发与技术服务全球化布局

研发与技术服务业依托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制造业出海升级, 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一是全球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需求持续爆发。数据显示, 高端知识流程外包(KPO)全球市场规模到2031年将突破2467.7亿美元, 从2026年至2031年复合年增长率高达18.76%。我国离岸服务承接能力稳步提升, 2025年承接离岸KPO执行额5008.7亿元, 其中研发服务执行额1413亿元, 同比增长7.2%。

二是制造业出海纵深推进, 催生全流程研发服务需求。《2025年中国制造业出海调查报告》显示, 出海企业中完成海外实体注册、投资建厂、设立研发中心的比例分别为45.33%、33.33%、16%, 海外布局带动大量设计、工程、研发服务环节协同出海。

三是全球贸易质量标准提升与中国技术输出加速, 推动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需求快速扩容。2025年我国在ISO和IEC框架下牵头制定并发布285项国际标准, 同比增长26.7%; 同步启动1176项国际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 正式发布441项标准外文版, 持续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

研发与技术服务业出海对国内产业升级形成多维正向赋能。一是倒逼国内企业对国际先进标准, 推动检验检测资质互认与高端工业软件技术突破, 提升行业专业化、国际化水平。二是强化“服务联动”协同效应, 构建“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全球竞争力, 推动货物贸易向高端化升级。三是加速全球创新要素双向流动, 通过海外研发平台吸纳高端人才与前沿技术, 反哺国内产业创新。

与此同时, 研发与技术服务业出海也面临多重系统性挑战。一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部分发达国家将研发技术服务纳入国家安全审查范畴, 设置市场准入壁垒。二是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分化, 跨境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侵权风险突出。三是各国数据安全、行业认证监管规则差异显著, 大幅抬升跨境运营合规成本。四是高端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 叠加欧美企业在高端市场的长期垄断, 制约我国企业全球服务能力与品牌影响力提升。

(二) 全球价值链体系重塑, 驱动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全球化拓展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的重塑趋势, 为我国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业出海带来历史性新机遇。跨境物流体系正加速向区域集聚、网络化布局、高韧性运行方向升级, 市场对跨境物流网络覆盖、响应速度、链路稳定性及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持续提升, 推动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带动相关服务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

一方面, 全球跨境物流市场保持稳健增长。专业研究机构预测, 2025年全球国际物流市场规模将达1.1万亿美元, 203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1.65万亿美元, 2025年至203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8.4%。

另一方面, 我国物流业已构建起显著先发优势, 以海外仓网络与中欧班列为代表的核心载体, 正成为行业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截

至2025年底, 中国企业建设的海外仓数量已超过2500个, 总面积突破3000万平方米。截至2026年5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万列, 发送货物值超5200亿美元,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 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业的加速出海, 为国内产业发展筑牢全球供应链支撑。一是破解我国产业链海外物流环节受制于国际巨头的痛点, 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与抗风险韧性。二是通过与国内制造业、商贸业出海的深度协同, 为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全链条的物流保障, 助力中国制造拓展全球市场。三是加速推动我国物流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体系的全球化输出, 提升我国在全球物流规则与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然而, 跨境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业出海同样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约束。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局部航运危机频发, 导致国际物流价格波动剧烈, 供应链随时面临中断的风险。二是我国企业全球物流网络布局仍不完善, 全链条服务能力与国际头部企业相比仍存在差距, 在国际航空、航空货运等核心领域的市场份额依然偏低。三是各国海关、劳工、环保等方面的监管规则差异显著, 企业的本土化运营与跨境合规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四是全球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规则日趋严格, 物流数字化进程面临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壁垒。

(三) 服务贸易扩容与企业全球化经营带动跨境金融与商务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伴随全球跨境投资与贸易的深度融合, 跨境金融与商务服务业正迎来全球化扩张的历史性窗口期。

一是全球服务贸易的持续高增长为行业发展创造基础。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约9%, 远高于货物贸易2.7%的增速, 服务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为26.4%。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 204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33%。

二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 带来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 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仍存在高达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 这为跨境项目融资等跨境金融服务创造巨大的市场蓝海。

三是中资企业全产业链出海, 催生适配中资经营模式、契合国内监管框架的全链条商务配套服务需求。截至2025年底, 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企业累计超过5万家。随着企业海外本土化深耕, 法律咨询合规、商务咨询、属地人力资源管理等服务性商务链条同步加速出海。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 为中国跨境金融服务出海提供重要契机。截至2025年年末,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跨境支付的核心基础设施。同时, 我国正加速构建国际化跨境金融体系, 推动服务全周期升级, 为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筑牢根基。

跨境金融与商务服务业出海, 为国内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构建适配的服务支撑体系。一是破解中资企业海外融资难、汇率风险高等核心痛点, 为企业跨境投资、并购与运营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保障。二是推动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与投融资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产业基础, 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三是带动法律、会计、咨询等国内商务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加速培育全球一流商务服务品牌, 打破欧美企业在高端市场的长期垄断。

然而, 跨境金融与商务服务业出海同样面临严苛的监管壁垒与市场竞争约束。一是部分发达国家对中资金融机构设置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与监管壁垒, 在外资审查等领域的合规要求日趋严苛。二是全球高端商务服务市场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 我国企业在专业服务能力、国际品牌影响力等方面, 与头部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各国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方面差异显著, 导致企业跨境运营合规成本高、制度性风险突出。四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部分国家将金融问题政治化, 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运营形成显著冲击。

(四) 全球碳中和进程提速, 推动绿色低碳与运维服务走向全球

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推进, 催生海量绿色服务需求, 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核心新引擎。截至2025年6月, 全球已有165个国家明确设定了碳中和目标。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落地, 以及全球新能源项目集中建设, 碳管理、节能改造及可再生能源运维等专业服务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 为实现1.5℃温控目标, 2024年至2030年全球新增7.2太瓦可再生能源装机, 这将直接推动绿色服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容。

与此同时,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绿色服务出海竞争力。目前, 全国节能服务公司达1.6万家, 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依托强大的绿色制造优势, 绿色服务企业拥有更显著的成本竞争力, 并且在数字化运维、工业能效优化技术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绿色低碳与运维服务业出海, 为国内产业绿色转型与全球竞争力提升注入双动能。一是推动我国绿色技术标准与碳核算体系全球化推广与互认, 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二是与国内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出海深度协同, 通过“产品+服务”一体化输出延伸产业链价值, 提升出口综合效益。三是整合全球绿色创新资源反哺国内, 通过海外碳资产开发、绿色技术合作助力国内“双碳”目标落地。四是加快培育国际一流绿色服务品牌, 优化国内服务业结构, 推动经济向高质量、绿色化方向发展。

绿色低碳与运维服务业出海正面临多重市场壁垒与挑战。一是一些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持续升级, 碳关税、ESG披露等合规要求日趋严格, 大幅推高了企业的跨境服务成本。二是全球绿色服务市场长期被国际龙头垄断, 我国企业在品牌认知度与国际资质认证认可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难以快速破局。三是各国碳政策与核算体系互不兼容, 显著增加了跨境贸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四是熟悉国际碳规则的复合型人才短缺, 且海外本地化运维网络建设周期长、投入大, 企业还面临技术泄露与运营管理等多重风险。

(五) 全球轻资产转型与产能合作深化, 重塑生产性租赁与产业园服务全球生态

生产性租赁与产业园服务在中国制造产能出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深化及全球轻资产转型浪潮的三重驱动下, 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一是全球生产性跨境租赁需求持续扩容, 国产装备出海配套租赁缺口显著。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分化催生对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及工业机器人等资产的刚性租赁空间。据研究机构预测, 全球施工机械租赁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1706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283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5.95%。同时, 国产优势产品海外租赁盈利空间广阔。擎天租平台数据显示, 海外市场人形机器人的服务单价普遍可达国内市场的6倍以上, 为出海企业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利润空间。

二是中国海外产业园生态日趋成熟, 催生庞大的管理及配套租赁服务需求。园区正逐步形成“载体+统租+运维”的一体化模式, 为入驻企业统一投产线、动力及仓储设备, 实现全流程轻资产运营。截至2022年底, 我国已经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设立了125家海外园区, 其中112家位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为相关服务出海提供了核心载体。

生产性租赁与产业园服务出海, 正为国内产业全球化发展构建集群化生态支撑。一是打造“链主企业+配套企业+服务平台”协同出海模式, 带动国内上下游制造业产能联动出海, 在海外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 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韧性。二是推动中国产业园区运营标准与管理模式的全球化输出, 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资源整合能力与规则话语权。三是盘活国内闲置生产设备与富余产能, 通过跨境租赁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全球优化配置, 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四是联动金融、物流、法律等配套服务协同出海, 完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生态体系, 推动相关行业向规模化、国际化升级,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

生产性租赁与产业园服务出海也面临多重投资运营风险与市场挑战。一是海外产业园投资周期长、资金占用大, 并且受土地政策、税收制度、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投资回报的稳定性不足。二是生产性租赁资产折旧快, 维护成本高, 易受设备残值波动和承租方违约影响, 面临较高的资产损失风险。三是各国劳工、环保及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差异显著, 本地化运营管理难度大, 易引发劳资纠纷与合规风险。四是部分海外产业园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面临招商难度大、空置率高、运营效益不佳等问题。

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出海, 强化与制造业协同

“十五五”时期,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出海并深化其与制造业产能出海的体系化协同, 是我国打造对外开放新支点,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举措。当前,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出海步伐虽持续加快, 但仍面临协同不足、竞争力偏弱、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为此, 必须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 多维度系统发力, 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 全面护航产业高质量出海。

(一) 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 构建体系化支持政策

一是强化战略统筹与顶层设计。建议将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出海全面纳入“十五五”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发展核心战略布局, 制定专项发展规划, 明确重点领域与实施路径。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统筹多部门力量破解制度性障碍与要素保障难题。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 推动与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度协同, 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开展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与风险防控体系, 健全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为企业出海筑牢制度安全屏障。

二是深化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对接。建议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缩减清单条目, 扩大重点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推动国内规制与国际标准衔接。推进职业资格与行业标准双向互认, 加快中国服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优化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为企业出海提供合规支撑与制度保障。

三是完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全面落实跨境服务增值税零税率、免抵及出口退税政策, 优化境外所得税收抵免, 并落实相关所得税优惠, 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配轻资产服务企业的融资产品, 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范围与精准度。积极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全面提升跨境结算的便利化水平, 为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二) 培育协同发展生态, 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推动协同出海与标准化品牌建设。建议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鼓励制造龙头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组建一体化出海联合体, 发挥产业链“链主”企业引领作用, 整合上下游资源, 带动中小服务企业抱团出海。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完善服务体系, 推动国内优势标准的国际化进程。深入实施“中国服务”品牌培育工程, 重点扶持一批优势企业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服务品牌, 全面提升中国服务的行业国际竞争力。

二是完善行业协同机制与人才供给体系。强化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建立行业自律规范与信用评价体系, 牵头组建出海服务联盟, 以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培育跨国服务企业集团。深化产教融合, 培育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推动人才跨境流动便利化。

(三) 强化核心能力建设, 提升全球化运营水平

一是深耕主业筑牢核心竞争力。建议聚焦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细分赛道, 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 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 创新服务模式, 推动服务向一体化全周期解决方案升级。深化协同合作与本土化运营, 主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与出海制造企业形成深度协同。依托“链主”企业渠道切入目标市场, 加速融入全球服务产业生态。

二是强化合规风控与国际品牌建设。建立全流程合规管理体系, 健全风险评估与常态化监测机制, 将合规能力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完善知识产权全球布局, 以市场多元化策略分散经营风险。立足本土化推广策略, 以精细化、定制化的服务筑牢口碑。积极践行ESG理念, 树立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形象。